
ARCHIVUM ROMANUM SOC. JESU
IHS

丙寅十月青青會課

有

辯儒教與釋道邪正迥別二氏强附三教同源

朱子曰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礼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一有聰明睿智盡能其性者則天必命之以為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雖三尺之童無不誦而知之此儒教之所由設也是以聖經賢傳千章萬句莫不以三綱五常為立教之本也舍此秉彝之理而他求皆異端矣現夫二氏之立教入其门者必也去其君臣去其父子絶其夫婦三綱之道廢弛盡矣更如供養禽獸屏絶父母但見假公利己未見其博施愛民及于仁矣藏垢納汚而不誅残

殛慕悖于義矣餽之愛呼之愛尊卑長幼惟一和南離于礼矣舍窮理
正心而說空譚玄失于智矣誓願度盡衆生而非錢不行無于信矣悖
比綱常之理而欵殭附同源豈非天壤乎至于儒經聖典家傳户誦引
之太繁二氏僞書日新月盛辨之雖罄盡現詩書義理至誠篤實異端
邪說尚務空虛即此誠實虛空之別邪正判然矣世人不求其本猶有
曰三教同源者盲乎瞽乎蔽痼沉溺至如是乎哀哉天之未喪斯文也
必援有能盡其性者出于其間大振此頽風也有志于救時衍道者惟
願士君子圖之

儒與釋道迴別

三教並稱不知所自始大約異端熾盛之時不肖者欲廣其說也因推
墨附儒以爲收拾人心之計而僞儒又樂其誕也更援儒附墨以爲邀
福免禍之資習俗相傳不知返本胡致堂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眞
而言洵不誣也後之愚者不辨其所從來遂連類而稱之如本固然而
不知邪正迴別猶賴眞儒累代不絶其言之垂于史冊者可考而知也
前篇辨世尊元始已言其畧矣玆再約而言之秦漢以來姑置不論諸
自唐始韓文公愈非所謂儒乎其言吾所謂道非向所謂佛與老之道

也李習之翺非所謂儒乎其辭開元寺僧鍾銘也有云吾將明聖人之
道焉則與于釋氏無與也吾將明釋氏而銘焉後有聖人如仲尼者之讀
吾辭也則將大責於吾矣諸如傅奕及姚崇狄仁傑輩無不詳辯而痛
闢之其於釋道非積世累怨也而必嚴幾微之防者曷故至宋以來名
儒接踵其卓卓可見俎豆宮墻者首推周程張朱四夫子程子之註四
子書也距佛老之說散見於註者幾數十條朱子之序中庸也有云老
佛之徒出而大亂眞矣至致堂胡子崇正辯諸書更有讀之終年而不
足者其歐陽本論非人所共見聞者乎且置而不言言其跋華陽頌中

數語有云佛老之爲世惑也佛之徒曰無生是畏死之說也老之徒曰
不死是貪生之說也棄萬事絕人理而爲之而終于無得者不若吾儒
死生有命之說爲安也宋儒林立名教藉以維持其或以專書著或見
于鑑斷及伊洛淵源中者不少如果可與佛老歌同調也則唐宋以來
諸大儒宜互相發明示來學以同條共貫之理矣乃王安石新說一涉
異端不旋踵而禁斥終不得混淆者何歟明儒雖不及宋之盛而丘瓊
山先生爲最著其息邪說也最切末年如黃陶菴先生於八股大結中
每言佛老之禍則其挽回澆俗之意至深遠矣国朝呂子晚村崇尚正

學于評選中有近白沙陽明之說必嚴辨之可見眞儒未嘗絶于世也試現唐之諸儒其言云云宋明以來諸儒其言云云可不辨而自明矣乃世之有識者亦漫同小夫俗子而曰吾只聞儒釋道三教也其果得謂之眞儒歟

儒教與釋道邪正迥別

昔陶唐氏興命契爲司徒教以人倫使人知親義別序信歷虞夏商周而司其教者爲君相行其教者爲師儒遵其教者爲民庶而統歸之於儒則何也庠序設而後有學之名有學者之稱而後有儒有儒者之能學而後教成故曰儒教也秦漢以前學術雖不同而未嘗別立一教之名故楊墨之說横行而能言距之者曰此無父無君禽獸之行也爲黄老之説者不過曰清淨無爲而微詞澌論不足以移賈董之好學明理則古來之教從未嘗有他岐也迨沙门入中国而人心惑溺數傳而後

與老氏並行老氏以道名沙門以釋名造作諸言分門立户入乎彼者出乎此入乎此者出乎彼不啻如水火之不相入也然而助此攻彼所攻者之名亦愈高逃彼入此所逃者之家終自若就其更仆迭起反若險相羽翼而天下受其蠱鼓而不覺延及司馬晋姚秦時撰為佛書唐宋時撰為道錄而好事者遂以釋道列于儒教之下為釋者曰吾與儒一理也為道者曰吾與儒一理也甚至儒為者亦引盜入門曰釋道與吾教一理也而三教並立矣噫世之不得為儒者吾姑勿論柰何身為儒者而并與釋道為儔匹且又為釋道之弟子而并心乎此同昌黎韓

公之所嘆惜痛悼者耳夫儒者之教傳自孔子孔子之道傳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其道為修身齊家治国平天下之道其學為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學寔理自然昭揭如日月之垂象于世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共見共聞行之萬世而無遺議非如異端之鉤深索隱好為奇僻以眩人者也君德之隆盛治教之休明人心之好悪遠于禽獸天地萬物之位育何莫非儒家之理所修明而廣大其業者哉儒教之光明正大如此此豈釋道之可同日而語者况乎釋家之僭尊抗上悖常乱礼以崇尚虚無而蔑棄寔有之典法老子之誕妄不經空談道德以託于清淨而

偽為修煉之精勤學其術者無補于身世而有害于身世如楚王英蕭梁趙宋俱受其禍則凡有耳目心思者可恍然悟慄然悔矣其邪正之逈別又何但霄壤之不侔而世之學者依回不斷真偽不分乃欲自附于名流吾見其惑矣

吉凶預兆

子思子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此非術數小技所能窺測必其中心無欲乃澄懷觀理亦不決之于吉凶方至之時而決之于善不善之時也故盛世不諱言災眚而君臣交儆則休徵洊至衰世每好言符瑞而災沴交作則咎徵洊至理必然也至誠之所以前知者不恃其未然而恃其必然蓋吉凶從天善惡從人如易之言吉凶也悔吉吝凶蓋悔遁者吉而怙終者凶也又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蓋言吉凶由于善不善也書之言吉凶也惠迪吉從逆凶蓋順道者吉而

遂道者凶也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亦言善不善所以致吉凶也雖堯舜之世鳳儀獸舞以昭聲樂之盛而虞廷不以為吉夏后之世河出圖洛出書以啟文明之象而大禹不以為吉日月薄蝕有常度不為凶也而春秋必書之以為修德者戒可見古人側身修行福至而不驕災至而能懼其慎如此自輓近之世山雞野雉瑞麥嘉禾草芝木菌無非贊頌揚休而憸邪之人遂將雜術小技以逞其能以獻其媚世之人亦樂得而聞之不務修德不思省身遂以此為休咎之應也嗚呼何其昧哉

論吉凶預兆

吾人涉世以一身應接多人以一心謀為多事其身心之善惡邪正則禍福吉凶應之理勢然也然則有預兆乎曰兆則人自為之非先有兆也我心誠向善乎則善未為而兆吉善既為而獲吉非先有吉兆而使其善也我心欲為惡乎則惡未為而兆凶惡既為而得凶非先有凶兆而使其惡也先儒有云一念之善祥風和氣一念之惡妖星厲鬼此之謂也然則無預兆乎曰預兆日有示于人而人自不知也人自不知則凶也而猶謂之吉吉矣而反謂之凶過吉而不知順命感恩則終凶過

凶而知恐懼修省則仍吉所謂吉凶乃人之自為而非預兆之所定哉
曰如讖語未来妖祥等事古今歷〻有驗斯非預兆之所為乎曰是又
有説焉夫讖也亦不為讖也況有讖而人究不能預解必待有其事而
後強以讖湊合則讖之驗乃人之強解湊合者也非讖之実驗也至於
未来妖祥星風災異則天有垂象昭然習天文者即能測之前聖格其
禮而著於言則學聖賢者亦可考而知也又何待索隱而行怪乎故曰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前知者至誠之聖人也非異也非俗人之所能知
也俗人之所云前知者乃異端邪術之所為借魔以為怪也何足道哉



百家衆技惑世誣民攙以一理推之皆可辨白要皆非明道者之所信
更非正人君子所當置于齒類間者

闢吉凶預兆

天之高也可以測量地之廣也可以途窮日月之蝕也可以數推萬物之蕃也可以格致惟人之死生禍福不可以預知古今一理不待言而人人自曉何所宜乎其所以肇疑者中庸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兵書云百姓愁怨妖祥數起由此言之世以吉凶預兆爲不誣矣然而不辨事之巨細理之有無泛然輕信良可嘆也蓋国之興亡在于其政軍之勝敗存乎其机政之仁虐関四海蒼生治乱机之得失繫一朝軍国存亡瞬息安危生死命懸億兆人民上帝好生憐憫特

假妖祥詔告或戒人君修省辭倒懸而保国或驚將帥籌謀占風角以全師乃事之最巨理之所有者也雖然非至聖之世未嘗有河圖麟鳳之徵非至闇之君亦未有祥桑怪鳥之妖一戎衣而安天下始有白魚之躍三尺劍以定四方僅聞赤帝之謡今也功名百事索吉凶於讖語桑麻五穀占豐歉於風雨云狗走雉飛皆為預兆鴉鳴鵲噪盡目妖祥至于一屋之誅求錙銖于貨殖商舟漁父望鱗介于河濱耕夫樵子斗米束薪或貿易而獲利或睚眦而致忿乃事之最細者也適鴉鳴于萬一值片言之相符銘心深信何其愚也將謂蠢然禽獸反有前知之能人為萬物之靈而弗如者乎抑亦上帝之繁于詔告若是甚乎更有欲為姦盜邪淫之事亦得讖語吉兆以助其成天豈縱其為惡而詔之乎乃理之必無者也甚矣人之好怪也牧童爨婢一言偶中即欣欣然曰我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鄙哉至誠之道如斯而已乎

青

拜斗

斗者星也其數有七以其排列如斗狀而遂以斗名所謂北極是也爲天之樞杻無有靈性是以常在其處而不動移南極亦然其數止六是爲南斗餘外衆星與二十八宿雖皆有名號其無神靈則同如所謂牛星非牛也女星非女也老人星非老人也帝星非帝也凡所稱名皆非爲其有神靈也以其形似而爲名者有之如箕畢之類是也以其出沒而爲名者有之如啟明長庚之類是也烏用拜哉蓋天地日月星辰与夫神人萬物有一生造之者詩書所稱上帝也上帝無形無像而生造

有形像之天地萬物則凡有形像者皆不能為造物主又安能福佑物也雖護守萬物者莫不有神然皆無形無像第為上帝之遣使非能自以福佑下民者至于天地日月星辰山川河海是美物也蓋天地未闢之先㨿皆一氣是氣也為上帝造天地萬物之材料及其闢天地也則氣之清者為天氣之濁者為地日月星辰麗于天以照萬物者也山川河海麗于地以育萬物者也猶人家之造樓臺屋宇必有門墻户牖丹粉粧飾中有百般器皿什物自有一主人命百工造成以居之者非屋宇百物之為工即為主人也乃有人向此樓臺屋宇朱門粉壁器皿什

物各〻拜之謝之祈之不大愚乎今俗之拜斗者何異于是謂斗為神乎則神乃天地之神也天神無形而豈為星謂神為星乎則星乃天之象也天象無美而豈為神且星止于是而不移則知其猶木櫛之在枝猶釘之在木拜之㨿不知者也拜之不知而所称大聖称九星称尊帝星君本命星管者誰居之誰受之而所祈消災延壽者誰主之或云斗星為斗母所生是有神矣者余則問斗母為人乎則未有人之先而先有天地將天地既成而斗星尚未有乎謂斗母為神乎則未有天地之先尚未有人又誰知斗星之出于母乎謂斗母為有形乎試思星之在天

離地數萬里而人在地猶能見之則星之大不知其幾何如也斗母之形何如大而能生此星也謂斗母爲無形乎無形則胎無從生又安有如許大星之形而且有靈也且斗星有母則凡衆星皆當有母星有母則日月亦當有母矣然乎否乎又有所謂斗數者是數也斗星之言乎斗母之言乎其言也人乎神乎星乎如謂斗母之言則斗母爲妖謂斗星之言則斗星爲怪謂即人之言則人其狂者也豈堂〻上帝之生民同具此灵明覺悟不能窮理格物乃爲妖怪狂徒之所惑乎擧一星而言則凡指稱日月爲菩薩大燈爲賢聖者類如斯矣或曰礼祭法有云

幽宗祭星也星可祭獨不可拜乎曰是又有說焉其祭天地四時寒暑日月星辰未嘗指稱其〻則是所祭者神祭神即所以事上帝報養育萬物之功况皆天子之事也故曰有天下者祭百神豈可与俗之所謂拜斗者並論哉

雖地數萬里而人在地猶能見之則星之大不知其幾何如也斗母之
形何如大而能生此星也謂斗母為無形乎無形則胎無從生又安有
如許大星之形爲其有靈也且斗星有母則凡衆星皆當有母星有母
則日月亦當有母矣雖乎否乎又有所謂斗數者是數也斗星之言乎
[illegible]言也人乎神乎星乎如謂斗母之言則斗母為妖謂斗

拜斗

天生人畀而之至灵性而又造天以覆之造地以載之造日月星辰
以照臨之造百物以養育之凡此不灵之属無非為至灵之人而設也
至如星辰之在天猶木櫛之在枝借日之光隨天而運自有天地以至世
盡不得而增減之也所謂斗者不過二十八宿中之一如如斗杓東指
即知春至㸃借以示世人四時旋轉之義而斗非有知也詩云維北有
斗不可以挹酒漿雖似斗之形而不可用於世其知無之物也明矣乃
近世左道之流借斗母之名蠱惑一世僞造北斗本命延生經謂人生

在世身屬北斗念此七元真君名號當得罪業消除免罹患難世人竟忘命之由天遂從而附和之今御取斗經内數言真足令人掩口而笑者經云昔在龍漢有一國王其名周御聖德無邊王有玉妃明哲慈惠號曰紫光夫人因上春日百花榮盛之時遊戲後苑至金蓮花温玉池邊脫服澡盥忽有所感蓮花九苞一時開發其中化生九子是為天皇大帝紫微大帝其七幼子是為貪狼巨門祿存文曲廉貞武曲破軍之星或善或惡化導群品經之日七夜結為光明飛居中極云云果如所云則漢以前應無斗星矣乃前此無玉妃九子何星斗不加少後此有

玉妃九子何星斗不加多且古來国母有聖德者如周室之太任詩稱之曰思齊蓋無時無處不恭敬齊肅可知此(彼)紫光夫人既為国王[illegible](玉妃)宜其端莊靜正以禮自處乃遊戲後苑已非宜矣況於玉温池中裸身澡浴雖宮家娼妾不為此舉動而玉妃乃為之乎自古造成萬物以後人生人花生花各從其類不相紊也昔者伊尹生于空桑相傳空桑為地名何物蓮花因玉妃澡盥有所感而九苞之中遂生九子耶乃今之造為像者厥首怪異厥手繁多有鬼面有豕形而奉之者謂其超離諸苦四頭磊落顯神通八臂縱横施道力類于豺狼(之)猙獰不以為怪異而

16

拜之禮之何其謬哉試現祀典之祭日月星辰為民祈報亦即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更稽倪文毅公正祀典疏內一條云議得日月星辰並曜于天故古有大明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之文祖宗以來每歲南郊大祀壇內已有星辰合祭之禮今乃象之如人稱之為帝祀于異端之宮誠失所據合行罷斥審此而知皈禮星君名號非所宜矣不當引以為戒乎